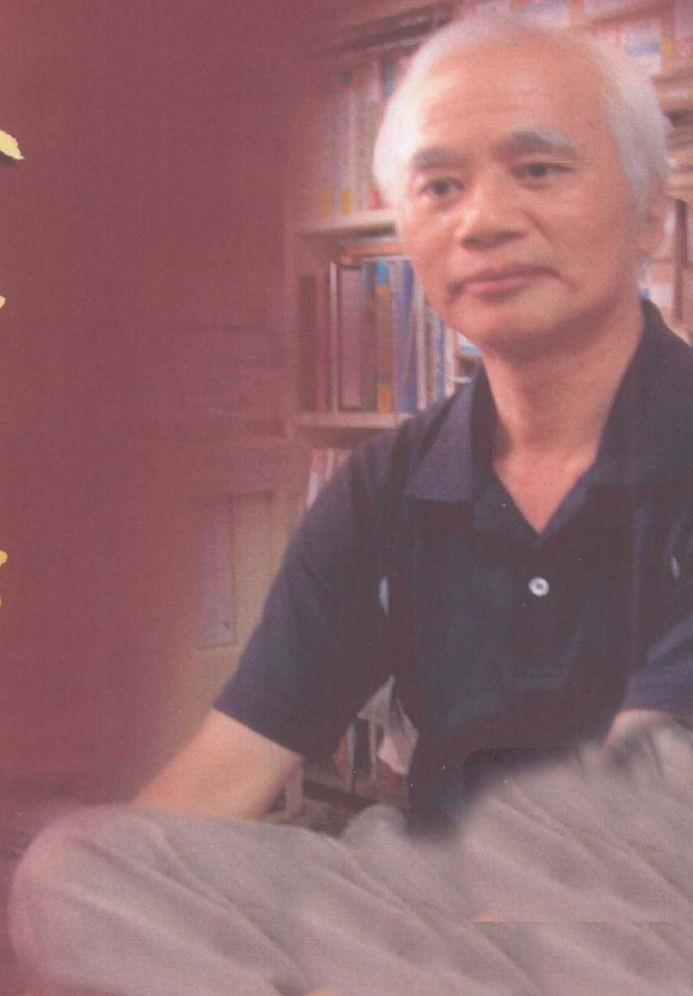


陳長慶作品集

小說卷(四)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陳長慶作品集. 小說卷 / 陳長慶作. -- 一版.

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2006- [民95
-]

冊 ; 公分. -- (語言文學類 ; PG0083)

ISBN 978-986-7080-32-5(第4冊 : 平裝)

857.63

95001362



語言文學類 PG0083

【陳長慶作品集】——小說卷·四

作 者 / 陳長慶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執行編輯 / 李坤城

圖文排版 / 張慧雯

封面設計 / 郭雅雯

數位轉譯 / 徐真玉 沈裕閔

圖書銷售 / 林怡君

網路服務 / 徐國晉

出版印製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

電話 : 02-2657-9211

傳真 : 02-2657-9106

E-mail : service@showwe.com.tw

經銷商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、32 號 4 樓

電話 : 02-2795-3656

傳真 : 02-2795-4100

<http://www.e-redant.com>

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

定價 : 320 元

• 請尊重著作權 •

Copyright©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Ltd.

一九九六—二〇〇五

陳長慶作品集

小說卷
(四)

【陳長慶作品集】

小說卷・四

目次

春花／5

夏明珠／99

春花

寫在前面

親愛的讀者們：

《春花》是我首次以第三人稱創作的一篇小說，文中的人物故事確係虛構，如與實際人生相若，純屬巧合。當然我們也深信，文學脫離不了人生，虛構的作品，有時恰與實際人生雷同，冀望讀者們，能以看小說的心情，讀完每一個章節，對文中的人物或故事，毋須加以臆測和聯想。

1

天氣漸漸涼了，冬的腳步近了。四年一次的選舉也同時降臨，小小的島嶼被炒得熱鬧滾滾。然而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「選賢與能」，在這個現實的社會卻不能「貫徹始終」。選民素質的低落，總敵不過政客的謊言、銀彈的攻勢。任你有滿腔的熱血，滿懷的大志，想來一次乾淨選舉、君子之爭，如果缺少臨門的「一彈」，依然只能在殿堂外面徘徊，在睡夢中當選。

經過多方面的評估，以及眾家的慫恿，空金決定推出他的太太春花出來選代表，因為春花生來一副俏模樣，人美嘴也甜，雖然書讀不多，又出身在酒店，但這些似乎不重要，俗語說「英雄不怕出身低」，只要能當選，就是人人羨慕的民意代表，誰還記得她曾經在酒店、出賣色相，陪著客人飲酒作樂。

選舉，除了人外；最現實的問題就是錢。

錢，人人愛；看到一百元的孫中山「爽」。

錢，不嫌多；看到一千元的蔣中正「更爽」。

然而錢從那裡來，空金和春花經過盤算，勉強勉強僅能籌到十幾萬，雖然是小選區，

若依人口比例、候選人數，必須有三百票的實力才能當選。如以每票一千元計算，得花三十萬，再加上椿腳的酬勞、文宣品、宣傳車、茶水、香煙、便當……等等，少說也得花上五十萬，還差三十餘萬。如果向親友借，非但不易，而且也會惹人笑。春花靈機一動，高興地對空金說：

「找阿爸。」

「找阿爸？」空金重複她的語氣，「阿爸沒有錢啦。」

「說你慫，你不承認，」春花指著他的額頭，笑著說：「我看不慫多、也慫少，阿爸有房子又有地呀！」

「妳要阿爸賣房子、賣地？」空金訝異地問。

「不是啦。」她伸出手指，如意地盤算著，「我們可以把房契、地契，拿到銀行去貸款。」

「要怎麼還呢？」

「一旦當選，油水可多著呢。出席費、車馬費、公關費、補助款，還有許多搞不清名目的錢，除了還貸款外，也足夠我們過好日子。」春花得意地說。

「阿爸會答應嗎？」空金心有疑慮地說。

「阿爸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，整天與田為伍、與牛為伴，守著那幾畝旱田，永

遠翻不了身。」春花說著，烏黑的大眼睛一眨，一絲鄙夷的眼神隨即在眼裡閃爍，「無論如何，我們要說服他、開導他。」

空金亦有同感地點點頭。不錯，從他懂事開始，阿爸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。黑色的粗布衣衫，袖管與褲管同時捲起；古銅色的皮膚，深深地銘刻著歲月的痕跡。清瘦的面龐，深凹的雙頰，銀白的髮絲快速地在頭頂上擴散；髮間夾著黃色的沙塵。髒亂的頭髮對一位老農夫來說，猶如天天聞到的水肥味一樣，是那麼的自然。癢了、亂了，就用粗糙又沾滿污垢的手指抓一抓、抹一抹。掐指一算，老伴整整離開他十幾個年頭了，他從未想過，要讓自己過甚麼樣的日子，唯一的，只想把空金養育成人，除了傳宗接代，繼承香火，將來老了也有一個依靠。因此，他日日月月默守著老祖宗留下的這片田地，無怨無悔，依時序耕耘和播種，從未離開家鄉一步。然而，孩子似乎沒有他想像的那麼聰穎，過於老實變成憨厚，自己沒有什麼主見，易受他人的擺佈和慫恿。因此，同齡的村童不喚他的本名王誠金，而叫他「空金」——「空」的本地話是「慫」的意思，起初他是很生氣的，很排斥的。然而，久而久之，由小到大，雖不樂意，但也得承受用空金這個不雅的名字，呼叫自己的孩子。仔細想想，自己何嘗不是也如此，因為生得矮小，老一輩與同齡的村人叫他「矮古海仔」，孩子們喚他「矮古伯仔」，反而他的學名王天海卻很少人知道。但人的名字只是一個符號，「矮古」也好，「空金」也罷，只要好記、好叫，其他的並不

重要，想到這裡，他們父子的內心也就坦然多了。

空金讀完高職農科後，矮古伯仔原以為他能學以致用，幫他從事農耕工作，父子倆可同心協力，把幾塊原已休耕的旱地，重新開墾，加以利用，一方面可增加一點收成，另一方面也對得起先人。雖然只是一方小小的旱地，先人為了開墾它，不知流了多少血汗，傳到他們這一代，非但不能發揚光大，還把它給荒廢了。只是沒有幫手，空有理想和抱負，又有何用，這也是矮古伯仔一直耿耿於懷的。

空金既然沒有務農的意願，也沒有學得一技之長，當完了二年兵，退伍後，在酒店謀得一份少爺的工作。他穿起了白襯衫、黑長褲，繫上紅色的領花，留了西裝頭，好一個小帥哥。或許是因為他的慇懃和勤勞吧，當然還有一顆處男的心，隨即博取酒女春花的好歡心。因而，他們戀愛了，一個是情場老鳥、酒國煙花，一位是情場新手、酒國新貴。於是，他跟她學會了吸煙、喝酒，偶而再來摸八圈，甜蜜的生活讓他如痴如醉。終於，他的處男失身在性經驗較他豐富的春花身上，這是他人生歲月的第一次，但不知是她的第幾次。或許在茫茫的酒海裡，她不願繼續沉淪，急欲尋找的是一個忠厚老實、年青力壯又可靠的男人，空金正符合她的條件，雖然她大他二歲，但在漫漫的人生歲月裡，又何妨。

起初，矮古伯仔對他倆的交往一直持反對的態度，在這個民風淳樸的小農村裡，怎麼能容下一位酒女媳婦。尤其是經常在三更半夜，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來敲門，在他老人家

面前又摟又抱的親熱狀，讓他感到噁心。然而，好戲還在後頭呢，他們竟那麼不要臉地門起房門，睡在一起。從門縫傳來一陣陣輕浮的嘻笑聲，以及男歡女愛的成人遊戲聲浪。矮古伯仔雖然是過來人，但在他們那個年代，未婚的女子，大部分都是守身如玉的「在室女」，那有現在這幅情景；是否社會進步了、開放了，還是自己年老而不自知。或許什麼都不是，更不能把責任都歸咎於這個社會，所有的責任，仍要自己來承擔，因為為人父母者，沒有把子女管教好，讓他們成為這個社會的敗類。雖然他們已成人，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百分之百的責任，但學校似乎並沒有把責任這二個簡單的字，做更深一層的剖析，讓他們深入探討，而後去瞭解它的真意，致使他們只追求感官的享受，沒有責任感可言。只要他們喜歡，沒有不能做的事；羞恥心、責任感在他們內心裡，永遠是一個沉重的名詞。

空金正沐浴在「水深火熱」的愛河裡，對於矮古伯仔的規勸，雖沒有激烈的反抗，但一直採取，左耳聽、右耳出、「有聽、沒有懂」的漠視姿態。對春花更是百依百順，體貼有加。當然他更相信，家鄉有一句俗諺「娶某大姊卡好坐金交椅」，只要能娶到春花，不愁將來沒有好日子過。因而，他們套好了招數，抓住矮古伯仔老實可欺的弱點，略帶威脅地說：

「阿爸，春花是一個好女孩，雖然在酒店上班，但自從我們認識交往後，她就沒有再讓客人帶出場。」

「是好、是壞，你比我清楚，」矮古伯仔氣憤地說：「一個在酒店打滾的女孩，能好到那裡去！」

「阿爸，那是我自己的選擇。如果你堅決地反對我們結婚，我們只好走！」空金愈說聲音愈大，「到時你不但少了媳婦，也沒有了兒子！」

矮古伯仔一怔，萬萬沒有想到，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，竟會說出這種沒良心的話。他的心冷了半截，他的血液在噴張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，任由淚水爬滿著多皺的老臉，也在自己苦難的一生，投下一個變化球。

自從父子口角過後，空金已好幾天沒有回家了，當然他身邊有春花，寂寞二字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。而矮古伯仔呢，他已多日不思茶飯，也無心農耕，每天把牛拴在大樹下，呆呆地坐在田埂上，猛烈地吸著煙，低聲地嘆嘆氣。時而望望天，時而看看這片歷經多少災難的土地。守住這片土地，猶若守著老祖宗的神魂，他無怨無悔地過了大半生，把青春奉獻給泥土，換來的是一臉的溝渠，一顆蒼老的心。然而，此刻他所要面對的，並非是與這片土地有所糾葛，而是如何把一條即將腐爛的根，讓它在這片土地重獲新生。而要如何來扶植它呢？或許是不能澆太多的水，不能施太多的肥；如何才能恰到好處，的確要考驗他三十餘年的農耕智慧了。

不答應他們的婚事，就誠如兒子所說，少了媳婦也沒有了兒子。一旦把酒女娶回家當

媳婦，又將如何來面對供桌上的列祖列宗，還有純樸保守的鄉親父老。

他仰起頭，凝視著遠方青青的草原，凝視著巨巖重疊的山巒，因而，他的視野變寬了、變廣了，寬廣的視野讓他做了不一樣的抉擇。

「依了他們，依了他們。」他喃喃自語地，「娶姨來做某，卡好娶某去做姨。」

他順手拔起一攢野草，即將腐爛與新生的根糾纏在一起，新生的根讓草兒茁壯，腐爛的必須回歸到塵土，這是自然的定律。人，何嘗不是也如此，在短暫的人生歲月裡，還想計較什麼？企求什麼？他牽起了牛，步履蹣跚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……。

矮古伯仔屈服了，空金和春花高興了。小小的家庭，在一瞬間回歸到年輕人的天下。他已蛻變成一個沒有聲音的老人，一隻垂垂欲死的老病貓，凡事由年輕人做主，由強勢的媳婦做主；但願孩子，不要淪落成春花的玩物，玩膩了甩一邊……。

2

矮古伯仔直起身，脫下箬笠，在面前輕輕地扇著，無力的眼神，凝視著肥大的芋頭葉。他伸手一捉，用力一掐，一條肥大的芋蟲隨即肚破腸流。他熟練地用剛拔下的青草擦擦手，手上殘存的液體再抓一把田土搓一搓；而後俯下身，矮小的身子隨即被芋頭的莖葉

所遮掩。今年的雨水多，雜草長得快，芋蟲也格外地肥大，把手掌大的芋葉啃食得猶若蛛網，如果草不拔，蟲不捉，它將直接地影響芋頭的成長。

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」

驀然，他聽見一陣急促的喊叫聲，是阿金、是阿金。他緩緩地站起身，伸直了腰，並輕捶了二下龍骨，而後高聲地說：

「阿爸在這裡，阿爸在這裡。」說完後，緩緩地走向田埂。

空金快速地跑來，氣喘如牛又興奮地搖晃著他的雙臂說：

「阿爸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」

「好消息，什麼好消息？」他不解地問。

「春花決定要選代表，而且我們已經拜訪過村長、鄰長，他們都再三地承諾要全力支持。」

「選舉是要花很多錢的，你們有沒有盤算過？」

「老早就算過了，大約五十萬吧。」

「五十萬？」矮古伯仔臉色一變，褲管裡有涼涼的尿液滴下。是驚嚇過度？還是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天文數字，讓原本就無力的膀胱也哭泣。他強忍了一下，讓輸尿管的尿液回流到膀胱。在這個家庭裡，他已經沒有生氣的權利，只能忍忍氣，吞吞聲，一切就由他們

來決定吧。

「阿爸，經過再三的評估，春花絕對有勝選的希望，雖然要花一筆錢，但絕不是血本無歸的賠錢生意，而是一種投資，相信四年的報酬率會有它的好幾倍。」

「五十萬，你們有五十萬？」他有氣無力地問。

「還差三十幾萬。」空金冷冷地答。

「還差三十幾萬？」矮古伯伯聲音低低地，重複他的語氣。

「阿爸，經過我與春花商量的結果，先把我們家的房契、地契拿到銀行辦理抵押貸款，以後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沒等他說完，矮古伯伯鐵青著臉，尖聲地搶著說：「拿房契、地契去抵押？」

「阿爸，你不要窮緊張好不好！」空金擺出一張難看的撲克臉，雙手插腰，猶如老子教訓孩子般地說：「房契地契放在銀行與擺在家裡有什麼差別？房子我們照住，田地我們照耕，又有錢可用，你真是老昏了頭，連這點都搞不清！而且我們會還的，會還的！只要春花順利當選，不要一年半載，我們會還得一清二楚，一清二楚！」

矮古伯伯默不出聲，也不再回應什麼，蹲在田埂下，燃起一根煙，猛力地吸了好大口，而後又用力地把它吐出來；一次次、一遍遍，他彷彿吐出的不是煙圈，而是血，而是